

现代外国
哲学

XIANDAI · WAIGUO · ZHEXUE

4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主编

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南斯拉夫哲学见闻	吴仕康 (1)
美国哲学界一瞥	涂纪亮 (17)
* * *	
马尔库兹的总体异化理论述评	徐崇温 (28)
试析萨特的自由本体论	何怀宏 (55)
《存在与虚无》初探	夏 军 (73)
评存在主义人性观	周国平 (95)
英国分析哲学与维特根斯坦	Hide Ishiguro(石黑英子) (112)
维特根斯坦哲学观初探	张金言 (123)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	张庆熊 (133)
关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几个问题	舒炜光 (150)
试论皮亚杰的建构学说在认识论发展史	
上的意义	王至元 陈晓希 (170)
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	江天骥 (200)
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	
——论现代西方科学认识论中的两个对立学派	洪汉鼎 (227)
现代心理学对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浅析	路军平 (250)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源流	周昌忠 (262)
* * *	
人物介绍:	
菲利浦·弗兰克	董光壁 (275)

现代外国哲学 名词解释:.....燕宏远 (291)

异化

价值哲学

*

*

*

资料选登:

人本学、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M·兰德曼 (301)

决定论与自由..... 让-保罗·萨特 (311)

自我的超越性

——存在主义的意识理论 (续) 让-保罗·萨特 (324)

智慧和生物学适应 皮亚杰 (344)

现代外国哲学新书介绍(三) (358)

CONTEMPORARY FOREIGN PHILOSOPHY

Contents

Impressions of My Journey to Yugoslavia	<i>Wu Shikang</i>
A Glimpse of American Philosophy Today	<i>Tu Jiliang</i>
* * *	
On Marcuse's Concept of the Totality of	
Alienation	<i>Xu Chongwen</i>
An Examination of the Sartrean Ontology of	
Freedom	<i>He Huaihong</i>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Sartre's <i>Being</i>	
<i>and Nothingness</i>	<i>Xia Jun</i>
A Comment on the Existentialist View of	
Human Nature	<i>Zhou Guoping</i>
British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Wittgenstein	<i>Hide Ishiguro</i>
Wittgenstein's Conception of Philosophy	<i>Zhang Jinyan</i>
The Later Philosophy of Wittgenstein	<i>Zhang Qingxiong</i>
Some Problems about 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i>Shu Weiguang</i>
The Constructivist Theory of Jean Piaget	<i>Wang Zhiyuan</i>
	<i>and Chen Xiaoxi</i>
Feyerabend's Concept of Pluralistic	
Methodology	<i>Jiang Tianji</i>

Philosophers of Science versus Historians of Science: Two Schools in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Epistemology	<i>Hong Handing</i>
The Impact of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o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Lu Junping</i>
Trends in Linguistic Philosophy	<i>Zhou Changzhong</i>
* * *	
Philipp Frank	<i>Dong Guangbi</i>
Terms in Contemporary Foreign Philosophy...	<i>Yan Hongyuan</i>
Alienation Axiology	
* * *	
Anthropology, Existentialism, and Marxism.....	<i>M. Landemann</i>
Determinism and Freedom.....	<i>J.-P. Sartre</i>
Selected Passages from <i>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Ego</i>	<i>J.-P. Sartre</i>
Intelligence and Biological Adaptation	<i>J. Piaget</i>
* * *	
New Books Abroad	

南斯拉夫哲学见闻

吴仕康

1980年春,乘中南友好的东风,我来到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市进修,于1982年10月28日离开贝尔格莱德启程回国。进修期间我完成了题为《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1945—1981)》的博士论文,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作的重大贡献,南斯拉夫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友谊,给我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

我们一行几十名进修人员是于3月6日抵达贝尔格莱德的。先在工人大学进一步学习了两个月塞尔维亚语。后来,塞尔维亚共和国科技局把我分配到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系进修。贝尔格莱德大学创办于1863年,是南斯拉夫最著名的高等学校。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系是1968年由贝尔格莱德高等政治学校发展而来的,该高等政治学校创建于1960年。1972年5月30日,根据政治系提名,贝尔格莱德大学授予铁托主席政治学名誉博士称号。政治系本科大学生学习四个学年。设置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自治;社会政治;社会劳动和社会政治;国际政治和新闻等专业。此外,还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我进修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南斯拉夫的发展》。指导老师是奥布拉德·彼雅诺维奇教授。开学后,我即着手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南斯拉夫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情况,特别是1960年布莱德哲学讨论会以来的发展情况,阅读当代南斯拉夫著

名的哲学家的著作，为撰写论文作好资料准备工作。

鉴于我较早(1960年)学习塞尔维亚语和研究南斯拉夫哲学，并和其他同志合作翻译过弗兰尼茨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61)，《马克思主义史》(1963)，舍希奇和斯托伊科维奇合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三章(1963)，《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1979)，以及有关的哲学论文多篇的情况，博格丹·舍希奇教授和奥布拉德·彼雅诺维奇教授联名推荐我考博士学位。从确定选题、审阅论文稿，到主持论文答辩，他们自始至终对我进行具体的指导和帮助。

舍希奇教授是认识论问题权威，他认为研究“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1945—1981)”很有意义。因为在认识论研究上，南斯拉夫哲学家既取得重大成就又存在着重大争论和分歧。正是在认识论问题上，南斯拉夫哲学家在1960年布莱德会议上分裂成两大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南斯拉夫哲学家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我选这个题目就是试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客观地剖析认识论在南斯拉夫的发展概况，总结他们的基本成就及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指出两派的可取之处，促进他们的进一步和解。我的基本观点是：1. 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2.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3. 南斯拉夫哲学中实践派和辩证法派的争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内部矛盾。南斯拉夫哲学家们在审查我的论文和在论文答辩过程中提出的问题正是布莱德哲学讨论会以来长期争论的：“实践、主体、客体和反映以及它们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由于现在已存在着解决两大派矛盾的气氛，由于我注意了答案的公允，因而两派教授都满意地接受了我的论文答辩。

弗兰尼茨基院士认为这篇论文“对我国哲学家的思想作了非常好的阐述，批评较准确。”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通讯院士认为我

的论文是“合题”，是南斯拉夫两大派哲学家所取得的成就的综合，“对1960年布莱德会议上关于反映论的讨论叙述得恰如其分 and 非常客观。”舍希奇教授说：“我对作者对待我国有争论的哲学问题的立场特别感兴趣。”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审查报告也肯定了论文对南斯拉夫关于认识论争论的分析。通过答辩后，彼雅诺维奇教授在审阅我答《战斗报》记者问的文稿时写道：“这一著作有助于中国哲学家了解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

根据近三年来在南斯拉夫的实地考察和研究，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南斯拉夫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有了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在南斯拉夫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是在自治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践基础上在反对国内外某些不同观点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一点，穆罕默德·菲力波维奇在《论哲学的社会作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一文中作过说明，他认为决定南斯拉夫哲学的总的立场的“主要是两点：（一）它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二）它是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反对斯大林的教条主义的斗争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长期以来，在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存在着两派，即“辩证法派”——本体论主义派、“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派和“实践派”——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派、“创造性的”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派。辩证法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安德列·斯托伊科维奇，杜尚·涅德尔科维奇，博格丹·舍希奇，格里哥利·萨耶查拉诺维奇，沃扬·卢斯，德拉古丁·列科维奇，布拉提斯拉夫·彼特洛维奇，拉德米拉·莎伊科维奇，以及和《辩证法》杂志关系较密的一些自然科学家。“实践派”人数很多。主要代表人物有：普列德拉格·弗兰尼茨基，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加约·彼特洛维奇，米兰·坎格尔加，卢迪·苏贝克，布兰科·博希涅克，丹科·格格里奇，丹尼罗·彼约维奇，维里科·科拉奇，柳博米尔·塔迪奇，米拉丁·日

沃提奇，斯维托查尔·斯托扬诺维奇，斯维特拉娜·克涅热娃，阿历克山大·克朗，萨哥尔卡·彼什奇等。

《辩证法》杂志编辑部设在贝尔格莱德大学自然科学数学系，而不在哲学系。杜尚·涅德尔科维奇在电工系任教。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哲学社会学教研室主任是维里科·科拉奇。在那里除了莎伊科维奇外全是实践派或倾向实践派观点的教授、职员。萨格勒布大学哲学系和克罗地亚哲学协会则完全是实践派的人员。普·弗兰尼茨基曾在萨格勒布大学当过哲学系主任和校长。其他大学哲学系情况类似。

1981年初，原在1975年1月被解职的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实践派教授、职员已重新安排了工作。《实践》杂志(国际版)也在萨格勒布复刊了。原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主任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通讯院士现在贝尔格莱德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经常出国讲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82年，塞尔维亚科学艺术院改选，著名社会学家拉多米尔·卢基奇院士接替杜尚·涅德尔科维奇当选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卢基奇是倾向实践派的。现在实践派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界影响都很大。

实践派和辩证法派的分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形成的。当时南斯拉夫人民刚刚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久，苏联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南斯拉夫具有较大的影响。在1945—1950年大量翻译出版苏联哲学理论著作。有人认为在哲学教学和宣传上，“充满了片面的本体论主义、认识论主义”的倾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片面地归结为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问题”^①。但

① 安·斯托伊科维奇：《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见《现代哲学》，1975年，贝尔格莱德版。

是,就是在当时,一些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已经开始怀疑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它们“是肤浅的、简单的、教条的,对社会主义的直接形式谈不上有任何批判。”^①

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铁托指引的道路,这导致和苏联的冲突。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作出了谴责和开除南共的决议。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同苏联冲突之后,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950年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后来发展成自治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在实践上,创造了自治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在理论上,阐发了马克思关于“工人自治”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

自然,在哲学理论上的这种变化并不是从1948年同情报局决裂后马上就开始的。1950年以前,苏联的观点在哲学理论界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波里斯·齐赫尔在贝尔格莱德社会科学研究所1949年夏季学习班上讲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②讲义表达了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主要是注释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开,把辩证唯物主义归结为自然观、本体论。把辩证方法和唯物主义理论割裂,使辩证方法离开唯物主义基础,而使唯物主义理论变成为非辩证的离开人的实践的关于物质本体的理论,从而混淆了辩证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原则界限,并且忽视了否定之否定规律。此外,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哲学教研室负责人杜尚·涅德尔科维奇教授,在当时的哲学教学上也或多或少地受

① 米·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派”》,原载法国《人与社会》,1975年。

② 波里斯·齐赫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册,1951年;下册,1952年,贝尔格莱德版。

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存在着本体论主义的倾向。

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辩证法派”——“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派、本体论主义派的基本出发点是本体论化了的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自然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反映论，着重研究本体论、认识论—反映论问题，而忽视对人、人的实践和历史的辩证法的研究，忽视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研究，忽视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对人的认识的决定作用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种观点后来也有所变化。有些本体论主义派哲学家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也注意加强对人和人类历史的辩证法的研究。

在1950—1960年这个阶段，南斯拉夫的哲学研究气氛活跃，论著较多。米洛耶·彼特洛维奇在《现代南斯拉夫哲学》(1979)一书中把1950—1960年这个时期称之为“返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时期”。^①1951年，塞尔维亚哲学协会正式成立。杜尚·涅德尔科维奇在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我们的哲学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报告，认为哲学应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苏联的教条主义又反对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方针，提出创建具体的唯物辩证法的哲学体系的任务。他强调南斯拉夫哲学面临的首要的和最主要的哲学任务是“创立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科学”，即“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和最普遍规律的科学”。^②同时，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作了题为《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修正》^③的报告，德拉甘·耶连米奇作了题为《现代西方哲学》^④的报

① 米洛耶·彼特洛维奇：《现代南斯拉夫哲学》，1979年，苏博提查版，第22页。

② 杜尚·涅德尔科维奇：《我们的哲学为社会主义而斗争》，1952年，第108页。

③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修正》，1952年，贝尔格莱德版。

④ 德拉甘·耶连米奇：《现代西方哲学》，1952年，贝尔格莱德版。

告。这体现了涅德尔科维奇关于两条战线作战的方针。但是，涅德尔科维奇的上述报告遭到当时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洛凡·德热拉斯的猛烈攻击。米洛凡·德热拉斯在《涅德尔科维奇教授的两面“哲学”作用》一文中说：“这个任务迄今为止谁也没有完成过，因为它本身是荒谬的——因为运动着的东西和承认矛盾运动作为一切事物本身的基本规律是不可能成立的。我说过，这个任务到现在为止谁也没有干过，除了斯大林和这位杜尚·涅德尔科维奇之外。”^①实际上，米洛凡·德热拉斯不止是在攻击斯大林和涅德尔科维奇，而且是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到1954年1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批判了德热拉斯的错误观点。

杜尚·涅德尔科维奇院士出生于1899年，早年在巴黎上大学，并取得博士学位。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1941年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入党，当《战斗报》编辑。从1945年解放至1953年因为和德热拉斯的冲突离开哲学系为止，他长期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从事认识论、逻辑学、辩证法、伦理学、哲学史的教学研究工作。他不仅写了近三百篇学术著作，而且培养出一大批著名的南斯拉夫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南斯拉夫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涅德尔科维奇的影响下，在这期间，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着重研究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问题，取得很大成绩。1951年，普列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通过了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普遍、特殊和个别的问题》的博士论文答辩，安德列·斯托伊科维奇通过了题为《列宁论形式逻辑》的博士论文答辩。1952年，维里科·科拉奇通过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的社会学》

① 米洛凡·德热拉斯：《涅德尔科维奇教授的两面“哲学”作用》，见《新思想》，1953年，第1期，第61页。

的博士论文。1953年,拉德米拉·莎伊科维奇通过了题为《笛卡尔的自然哲学,伦理学和美学和辩证法在它们那里的进展》的博士论文。1955年,博格丹·舍希奇通过了题为《约瑟夫·狄慈根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博士论文,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通过了题为《现代逻辑中的形式主义》的博士论文。1956年,在萨格勒布大学,加约·彼特洛维奇通过了题为《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的博士论文。博格丹·舍希奇连续发表了《辩证逻辑导论》(1957),《逻辑学》第一册(1958)和《逻辑学》第二册(1959)。

普列德拉格·弗兰尼茨基在其博士论文中着重研究了普遍、特殊和个别的辩证关系,从理论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批判了教条主义。1953年,弗兰尼茨基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并且在此基础上写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该书在1965年获得“马提查·赫鲁瓦特斯卡”奖。马尔科维奇在《现代逻辑学中的形式主义》中批判了消极的直观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他指出:“‘反映’这一术语不是很幸运的,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使用这一术语:1、不是意味着对现实的消极的纯粹直观的反映……2、不是指简单的摹写、复写、映象等等……”。^①博格丹·舍希奇在其《逻辑学》中注意避免本体论主义的倾向,而全面地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物质基础和社会实践基础,详细系统地阐明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正是在这种批判和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南斯拉夫哲学家意识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本体论主义和认识论主义的解释的片面性,而开始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因素。这样一来,在萨格勒布大学哲学系和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逐渐地形成“实践

^①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现代逻辑学中的形式主义》,1957年文化出版社,第34页。

派”——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派或“创造性的”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派。

“辩证法派”和“实践派”的公开决裂，是在1960年11月布莱德举行的题为《实践、主体、客体和反映问题》的哲学讨论会上发生的。这是南斯拉夫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米洛耶·彼特洛维奇在其《现代南斯拉夫哲学》一书中把1960年布莱德以后称之为“人道主义时期”^①。当时不仅在人数上并且在理论上“实践派”都占了上风。讨论会一开始，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作了题为《实践是认识论的基本范畴》的报告。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马克思以前的认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社会实践。他批评当代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人的认识的能动方面，因而，与其说接近马克思不如说更接近洛克和法国唯物主义者”。^②接着，加约·彼特洛维奇作了《真理和反映》的报告。他说：“按字面上了解的反映论和马克思关于人是实践的创造性的存在物的观点是不一致的”。^③他主张以作为实践的存在物的人为出发点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米兰·坎格尔加作了题为《关于反映论的某些根本问题》的报告。他认为“只存在一种反映论”，^④这就是直观的、抽象的、消极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他强调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人的世界，人的历史。这正是人道的唯物主义或人道主义的现实基础。他否定自然辩证法并且主张抛弃反映论。米兰·汤姆涅诺维奇作了《反映在美学中的意义》的报告。斯维托查尔·斯托扬诺维奇作了《反映论和伦理学》的报告。布

① 米洛耶·彼特洛维奇：《现代南斯拉夫哲学》，第30页。

②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实践是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见《反映论的若干问题》，1960年，布莱德版，第8页。

③ 加约·彼特洛维奇的报告，见《反映论的若干问题》，第28页。

④ 米兰·坎格尔加的报告，见《反映论的若干问题》，第116页。

兰科·博希涅克，卢迪·苏贝克，伊万·福赫特，丹科·格里里奇等哲学家在讨论时也发了言。“实践派”强调作为创造性的实践存在物的人居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地位，实践是认识论的基本范畴，提出创立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实践的辩证法的任务。他们尖锐地批判了消极的直观的反映论，认为它正是教条主义的认识论基础。

在布莱德哲学讨论会上坚持反映论的“辩证法派”哲学家是少数。安德列·斯托伊科维奇作了题为《反映问题》^①的报告和补充发言肯定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原则：1. 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2. 意识来源于客观世界；3. 世界的可知性。他从本体论出发把反映归结为一物对另一物的作用的反应或反映。杜尚·涅德尔科维奇以唯物主义哲学权威的身分支持斯托伊科维奇，猛烈反驳马克思主义“革新派”。他反对把实践摆在首位和把实践当作认识论的基本范畴。博格丹·舍希奇在发言时着重批评了坎格尔加和彼特洛维奇否定自然辩证法和一切反映论的片面观点，没有谈及实践作为认识论基础的作用。他在肯定马尔科维奇的基本观点时，认为不能完全抛弃反映范畴，指出从实践范畴引申出所有其他认识论范畴，如物质、主体、客体等范畴的困难。不仅如此，在布莱德会议之后，他和斯托伊科维奇合写了《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1962年）。这样，人们把舍希奇看作是“辩证法派”中的温和派。

普列德拉格·弗兰尼茨基并没有参加布莱德哲学讨论会。但是，他在196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史》被人们看作是“实践派”的代表作之一。此书在1963年获得共和国“博日达尔·阿哲亚”奖。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出了第二、第三版和扩充了的第四版。弗兰

① 安德列·斯托伊科维奇：《反映问题》，见《反映论的若干问题》。

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一书中指出：“人的解放是马克思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力求解决的中心问题”，“共产主义作为获得解放的人的社会，它的目的应当是使人从他的各种各样的异化，即从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异化中解放出来。在这里，新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问题具有现实的基础”。^①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人性、人的族类本性的体现，是人对现实的全面的丰富的能力的体现，它以彻底改变对这种全面性、人性的否定关系为基础。他认为，人的自由解放的进展取决于人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和改造的程度。这样，他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逻辑看作是统一整体。他写道：“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思想。它既是唯物主义，又是辩证法，但也是人道主义。”^②

1961年，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发表了著名的《辩证语义论》，该书被译成几国文字。1963年出版了米兰·坎格尔加的《马克思著作中的伦理学问题》，进一步发挥了在布莱德会议上所坚持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观点。

1963年“实践派”哲学家在科尔丘拉岛上开始筹办国际哲学年会，叫做“科尔楚兰夏令学园”，邀请许多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学学者参加，如：勒·科拉科夫斯基、卡·科什克、昂·勒弗夫尔、恩·布洛赫、艾·弗洛姆、尤·哈贝马斯、赫·马尔库塞等人。他们和这些当代世界上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哲学家在一起共同讨论研究当代世界和人的迫切问题。该哲学年会每年举办一次，直至1974年。

1964年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创办了《实践》杂志，作为克罗地亚共和国哲学协会的机关刊物。编委会成员有：布兰科·博

① 普·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1961年，萨格勒布版，第一篇第一章。

② 同上书，结论。

希涅克,丹科·格尔里奇,米兰·坎格尔加,丹尼罗·彼约维奇,加约·彼特洛维奇,卢迪·苏贝克和普列德拉格·弗兰尼茨基。主编是丹尼罗·彼约维奇和加约·彼特洛维奇。《实践》杂志发刊词《〈实践〉的宗旨何在?》表明该杂志要“以当代世界和今天的人作为研究对象”,不仅研究哲学,而且要“研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各方面的现实问题”。它肯定“社会主义为今天人类自身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唯一符合人性的解决办法。而马克思的思想则给予革命行动以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和鼓舞的源泉”。它认为近几十年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遭受失败和被歪曲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否认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是人”。它宣称“马克思的核心概念‘实践’Praxis 最充分地表达了上面所说的哲学概念。”^①这个发刊词可以说是“实践派”的纲领。人们正是按照《实践》杂志的名称而把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派称之为“实践派”的。1967年,贝尔格莱德的“实践派”哲学家也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哲学》。

总括起来说,“实践派”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它的中心思想是:人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存在物,是创造人的历史、人的世界的主体。革命不仅限于夺取政权,而是要解放全人类,使人摆脱各种异化现象获得全面发展的自由。哲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揭露人类历史中现实的矛盾,通过革命实践去改变世界,推进人类解放事业。

从1960年以来,“实践派”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人本学人道主义的理论问题,着重研究当代人类实践中现实的矛盾和异化的问题,力图探索消除异化现象的途径。“实践派”在这方面的著作很多。除了上面提到过的以外,主要的著名著作有:弗兰尼茨《人和历史》(1967),《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1979);马尔科维奇《人道主义和辩证法》(1967),《重新研究》(1972),《科学的哲学基础》

^① 《〈实践〉的宗旨何在?》,《实践》第1期,1964年9—10月,萨格勒布。